

摘要

译

外国哲学社会科学



1

1975

# 摘    译

## 外国哲学社会科学

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编译组编

1

1 9 7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病入膏肓，回天无术** ..... 闪 熙 (1)  
经济出毛病，有什么药方?  
..... [美]《新闻周刊》编辑部经济专题报告 (4)
- 小资料** 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福特召开“最高级  
经济会议” ..... (20)
- 专家们对经济病的处方意见不一  
.....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3)
- 通货膨胀的威胁——容易解决的办法是没有的  
..... [美]阿瑟·F·伯恩斯 (27)
-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痛苦 ..... [美]桑德斯·罗斯 (34)
- 这种经济胡闹必须停止 ..... [瑞典]冈纳·米尔达 (39)
- 经济预测家的理论不顶用了  
..... [美]《商业周刊》经济版专稿 (42)
- 指向灾难的路标 ..... [美]苏兹贝格 (53)
- 小资料** 一九七四年度美国联邦预算中民用和  
军事开支消长情况 ..... (56)
- 意大利北方的巨大痛苦 ..... [美]《时代》周刊 (57)
- 新的“愤怒的葡萄” ..... [美]斯科菲尔德·科里尔 (59)
- 苏修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谬论 ..... (69)

|                         |                         |
|-------------------------|-------------------------|
| 在形成中的新危机……〔新西兰〕《共产主义评论》 | (75)                    |
| <br>                    |                         |
| 昏惨惨似灯将尽                 | 柏 露 (86)                |
| 能源危机的经济后果               |                         |
| 石油涨价后所带来的               | 〔美〕理查德·N·库珀 (95)        |
| 能源危机如果要来，也是两百年以后的事……    |                         |
| 石油的故事：实情、虚构和公道          | 〔美〕理查德·帕克 (97)          |
| <br>                    |                         |
| 非洲解放运动的道路               | 〔美〕理查德·杰布逊 (126)        |
| <br>                    |                         |
| 记第十五届世界哲学会议             |                         |
| 苏联哲学动态(一则)              | 〔苏〕B·H·谢夫钦科 (139) (146) |
| 美国史学动态(一则)              | (125)                   |
| <br>                    |                         |
| 改革保守政治的准则               | 〔日〕三木武夫 (147)           |
| 政治态度和政策                 | 〔日〕福田赳氏 (155)           |
| <br>                    |                         |
| 漫画：当代唐·吉诃德在通货膨胀这个怪物面前   | …… (33)                 |
| 照片：西欧外籍工人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      | …… (68)                 |
| <br>                    |                         |
| 编后                      | …… (162)                |

之十的高峰，这是过去很少有的。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暴跌，来势之猛就跟一九二九年大危机爆发的时候相似。由于银根紧，银行债务无法清偿，加上股票价格暴跌，拥有巨额股票的一些银行遭到巨大损失，因而不得不宣告破产倒闭。美国拥有五十亿美元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事件。英国的杰塞尔证券公司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承认有“现金危机”，并要求伦敦股票市场停止买卖它的股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银行相继倒闭，是在危机爆发一年多以后出现的。但这次危机开始后不久，就发生了大银行相继倒闭的事件。这种生产过剩危机和金融货币危机同时爆发的情况，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经济学家在这场经济危机面前，已束手无策，只好被迫宣布以前一切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破产了。他们说：资本主义“二百年中积累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是不能用以描绘和分析我们时代的问题了的”。“如果不设法补救，马克思预告的总崩溃是会出现的。”这种绝望的心情，难道不正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巨大生命力吗！

“设法补救”。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呢？制止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本来是垄断资产阶级依据凯恩斯的所谓理论多年来一贯执行的一种政策。他们幻想运用这种政策，可以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但是，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产生的，通货膨胀不能取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就不能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相反，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爆发经济危机，就如火上加油，一发而不可遏止。如果立刻对通货膨胀刹车，银根将更吃紧，虚假的社会购买力将立即消失，经济危机的发展就更具有爆炸性。正是这个原因，所以美国总统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召开最高级经济会议，闹了整整两天，最终还是拿不出一个补救办法。

## 经济出毛病，有什么药方？

〔美〕《新闻周刊》编辑部经济专题报告

如果允许美国人把一个一个问题孤立起来加以处理的话，要击退通货膨胀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要压住物价是有公认的办法的——例如，可以压缩需求。但是在现实世界上，做一件事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收缩通货可以压住物价——然而这也会抬高失业率，把工商业逼入绝境，使偏远地方的人民无法生活下去。

乔治·米尼在华盛顿说：“尼克松留下了一个经济烂摊子。在我看来，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

卡尔·奥托·波尔在波恩说：“美国应该有可能至少解决它自己的通货膨胀问题，并且取得新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美国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末我确信，情况将变得令人绝望。”

年已八十的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和西德财政部首席货币专家波尔博士所共有的忧虑，不幸的是当前困难时期许多人都有的看法。非共产党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从还处在繁荣阶段的西德年通货膨胀率百分之六点九到已处在困难之中的智利今年头八个月的百分之二百零七不等。他们也由于失业人数愈来愈多，工厂设备利用率愈来愈低而深为震动。他们也看到印度和非洲旱情严重，到处粮食匮乏。他们对要有一次同三十年代浩劫相匹敌的经济大灾难的前景，愈来愈感到惊慌失措。

从最好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人们注意，世界上的工业国如果真能对付得了通货膨胀的话，也将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失业率更高而经济增长率更低。从最坏的角度来看，福特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坦率地警告说，除非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对解决粮食和石油问题——导致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作出全球性的努力，事态的发展“可能意味着在这个房间里有代表的所有国家都要遭难”。

在美国，经济混乱的明证日益增加。虽然上星期华尔街的行情有所回升，道一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到收盘时仅为六百七十点七六——比最高纪录的一千零五十点七下降了意味着惨重损失的三百八十点九四；自从一九七三年初以来，华尔街股票的纸面价值已减少了三千亿美元。劳工部上星期报道说，八月份的消费品价格又上升了百分之一点三，使过去一年的生活费用高涨了百分之十一点二；同时，实际可供支配的收入——即去除通货膨胀和纳税因素后的收入——到八月份下降到了四年内的最低点。银行和工商业处于银根奇紧的境地，从而妨碍了经济增长。政府企图用收缩通货来控制通货膨胀，至今毫无成效——但这样做却非常成功地使更多的人失业。

在其他地方，甚至日本和西德，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这两个国家，也不得不勒紧裤带，而意大利则仅仅由于最近西德给了二十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才免于宣告破产。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则比美国更高（法国，百分之十四点四；英国，百分之十六点九；马来西亚，百分之十九点二；意大利，百分之二十；日本，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墨西哥，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巴西，百分之二十七；印度，百分之二十八）。

的确，总的图景可能是被歪曲了的。尽管一些人警告末日来临（例如《纽约邮报》专栏作家彼得·哈米尔引了“一个华尔街

股票掮客”的话，说美国经济将在六十天内崩溃），美国经济还是有不少坚强之处。

但即使有个别的光明之处，事实却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出了严重的毛病——或许最为令人心烦意乱的是，没有人能提出真正新的或证明有效的医治办法。曾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节夫最近说：“经济学家长期来一直声称他们掌握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其实不过是空洞的自吹自擂。”

为了要提出一些解决办法，福特总统本星期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主持了一次为期两天（九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的有电视转播的最高级经济会议。在此之前，已在全国各地举行过一连串的十二次小型高级会议。所有参与者——不论是工商界、劳工界或企业行政管理人员——都同意这一点：公众厌恶通货膨胀，对经济大萧条的威胁则感到万分惊慌；许多参与者都说这个国家早已进入经济衰退。存在着强烈的情绪，要联邦储备委员会放宽收缩通货的政策以帮助处于萧条状态的行业（特别是住房建筑业），普遍表示不愿意再回到工资和物价控制的路上去。除了这几点外，大家就各说各的，众说纷纭了。劳工领袖要求对富人加税而对穷人减税；工商界人士强调需要减少联邦政府的开支；农业代表认为责怪通货膨胀是由于粮价上涨引起的说法，完全是恶意诽谤。

有些人讥讽说，本星期的最高级会议仅仅是装腔作势，为的是搞好公众关系；但无可争辩的是，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加需要有一个新的有效的经济政策了。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在第一次遇到了一场崭新的经济球赛。在美国，工资和物价供求之间的老办法，已不管用了。

在国际范围内，国际货币结构已多年失灵。意大利西安奈

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马西罗·德塞索博士说：“事情要回溯到一九七一年美元的浮动。这件事发生后，就意味着货币可以起贮藏价值作用的概念不再顶用了。”

同时，粮食形势也已大变。过去虽然这个或那个国家会发生粮食缺乏，天气不好和人口爆炸却引起了一次世界性紧张。结果当然就是高价。

世界经济公式中最重要的新因素，是阿拉伯生产国提高油价三倍的突然决定。过去两年中，石油价格从每桶二点二九美元上涨到了十一点六五美元，几乎全部石油要依靠国外的欧洲国家无情地遭到了榨取。估计西方消费国每年为阿拉伯石油要付出惊人的六百亿美元。

石油生产国组成的卡特尔已够坏事的了。但是，当其他拥有丰富资源的不发达国家决定仿效阿拉伯人而组成卡特尔时，情况就更糟了。铝矾土、磷、铜、锡、咖啡和香蕉生产国都作出了一致规定价格的安排，有的达成了高达百分之六百的提价协议。也有迹象表明诸如热带木材、橡胶、镍、钨和钴的生产国也将组织卡特尔。

在这种形势下，工业国似乎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办法。第一种也是最理想的，就是由生产国和消费国一起来规定一整套新的进行世界贸易的公平规则，以保证原料和成品价格公正、自由流通，并改造过了时的国际货币制度。

第二种也是最可能会采用的办法，就是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民族主义将占优势，每个国家都将各顾各自的利益。法国和意大利早已在向保护关税主义靠拢，法国花了四十亿法郎来补贴出口业；意大利制订了一系列新的限制进口的措施。在华盛顿，据说福特政府正在考虑单方面采取对付阿拉伯生产国的经济反措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高级官员说：“你可以在六十天到

九十天之内看到行动。”

最后，如果事情恶化，西方可以把军队开进这些生产石油或其他极其需要物资的弱国去。尽管这是耸人听闻的，但在阿拉伯禁运石油时期，华盛顿确有这种说法。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考虑怎么办的时候，通货膨胀和经济病的不幸结合，继续在使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失业率已上升到劳工人数的百分之五点四，而且肯定还要继续上升。银根奇紧和高利率已使美国住房建筑业瘫痪。法国和西德正在把成千上万的“外籍”工人送回他们在希腊、土耳其和西班牙的老家，在衰退中的经济已不再需要这些人了。

当然，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产生的。美国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多数人同意，根源就是约翰逊总统作出的大炮加牛油的决定，他要在不加税的情况下，打一场不受欢迎的、费用浩繁的越南战争，这就终于使经济紧张过度了。为了向空间发射飞船和推行“伟大的社会”计划，又花费了若干亿美元。工会索取过分的工资调整，也对通货膨胀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尼克松总统终于在一九七一年认为有必要抛弃他一贯相信的不干涉主义经济原则，转而推行工资和物价管制。但因管理不善，计划结果宣告失败。在政府试图控制物价时，联邦储备银行却在扩大通货。由于管制时期有了大量货币的流通，需求的压力愈来愈大。当一九七三年取消管制时，物价就暴涨了。

那末，通货膨胀和经济呆滞这两个同时存在的问题（即所谓“呆滞膨胀”），怎么能解决呢？保罗·麦克拉肯为福特政府制订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中，明显地强调要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制止通货膨胀——尽管这将以失业率提高为代价。麦克拉肯说：“凯恩斯时代的传统看法，是失业一般比有点通货膨胀更坏——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而必要时采取一些温和的限制政策，就能

控制住通货膨胀。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时，我们试了一下，结果是失败了。”他又谈到：“说我们应该再试一下，这只能说是硬要采用过时的办法。听任通货膨胀这样的发展下去，情况将变得更为严重。我们一定要从通货膨胀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它将继续压得我们受不了。”

在其他地区，诸如日本、英、法、意和西德等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如何把现在流到中东手中去的亿万石油美元收回来。法国人最近和伊朗签订了四十亿美元的合同，准备向伊朗出售原子反应堆，为伊朗建设钢铁厂，提供海市蜃楼式喷气飞机和建筑地下铁道。但其他国家却没有这样幸运，例如，阿拉伯人就不愿意对脆弱的意大利经济进行投资。

许多欧洲专家都认为，美国是石油美元危机的关键角色。意大利经济学家弗朗切斯科·福尔特指出，就意大利和其他的困难国家来说，最好是希望阿拉伯人除看中的两个接受投资的国家即美国和西德外，能把一部分石油美元重新投放到世界经济的脆弱地区来。

美国和其他的工业国，能找到一个从经济恶化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办法吗？在华盛顿，福特政府收缩通货和平衡预算的政策，必然会遭到许多民主党人的反对。民主党人认为，刺激经济和减少失业人数与控制物价是同样的重要。劳工界也将很不耐烦；他们仍旧担心着工资跟不上物价的飞涨，因此在新的劳资契约中要包括关于工资随生活费用变动而调整的规定，已越来越成为标准的做法了。

然而，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世界各地的主要国家已开始认识到经济上密切协调的必要性。西德挽救意大利危机的贷款就是一例。在压力愈来愈大的形势下，大部分石油消费国决定参加十月份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这也说明西方世界和日本是

能够找到对付目前阿拉伯人在石油价格和供应上顽固态度的有效办法的。接下去，多数专家坚信，通过不给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援助的办法，就能在两三年内搞垮其他商品的卡特尔组织。

但在这最迫切的问题上——能不能避免世界性大萧条的问题上——欧洲再一次寄希望于美国。意大利的德塞索说：“如果福特决定再来一个回合的通货紧缩，他应该知道代价将是什么。要收缩银根的政策见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并将使许多人受害。如果大萧条到来的话，那将是美国引起的。”

福特和他的顾问们确信他们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所有的工业国都必须看到这一点：那种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四或更高的百分数的好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 火 上 加 油

多年来，大多数美国人可以轻松地认为粮食和燃料总是大量存在的和比较廉价的。但情况已不再是如此了。去年开始的粮食、燃料价格的暴涨，粉碎了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人的那种高枕无忧的美梦。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些商品就变成了引起全球性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原因。例如在美国，过去十二个月生活费用上涨的百分之十一点八中，约有一半是由于粮食、石油产品、煤、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飞涨所造成。

令人沮丧的是，很少有情况缓和的迹象。粮食依旧缺少，今年美国粮食的提价大致将和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十四点三一样。控制自由世界石油产量百分之七十四的石油输出国组织，能任意抬高价格——九月初又这样做了。一些末日来临论者预言，粮食和燃料价格在未来的年代里将继续猛涨，因为情况将继

续是供不应求。

总的来说，今年世界粮食产量将比去年降低百分之二，主要是因为美国今夏遭受了干旱。海外发展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说：“由于今年要比去年多七千万张嘴吃饭，产量的下降就比原来设想的要严重得多了。”几年前，美国自己能够通过使用它的维持粮价计划而积储的库存来缓和歉收的影响。但近年来，政府基本上已放弃了这种计划，粮食的库存也就消失了。布朗还说，美国过去的巨大库存粮不再存在后，“增加了世界粮食经济的不稳定和不可靠程度，使之达到战后年代里从未有过的地步”。

石油的前景也毫不光明，尽管阿拉伯禁运石油以来的高价和节约措施，已使需求下降到每天世界石油有一百万桶之多的剩余。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上，本来这样就可以保证价格不涨。但石油输出国组织计划通过减少生产来抵消这笔剩余，从而控制了市场。不仅如此，石油输出国组织明年还将开始为石油定出比价，在它的成员国从工业国买进的货物涨价时，相应地提高石油的价格。因此，首先应对全球性通货膨胀负主要责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在企图把进一步提高石油价格的责任推在消费国身上。

在十月份布鲁塞尔会议上，工业国将试图减少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搞一次禁运的冲击的影响。他们准备签署一个协定，通过尽量提高国内产量和采取严格节约措施来“分摊”短缺量。伊利诺斯州参议员艾德莱·史蒂文森第三则建议消费国采取比这更为强硬的立场。他建议来一个反禁运——西方控制住对石油生产国的粮食和技术出口。

率从目前的百分之十一点八减少到百分之三或四——这个目标在其他经济学家看来，是完全不现实的。

现在，国会、工商界和劳工界压倒一切的情绪，都是反对任何广泛的限制措施。到明春，人们的心情是可能会改变的。那时，通货膨胀率可能仍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失业率会超过百分之六，美国公众——对于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制止通货膨胀迟不见效会感到不耐烦——可能会争吵着要求采取激烈的措施。

### 得者和失者

在平时，每四个坦桑尼亚的儿童中，就有一个在五岁之前夭折。现在的旱情以及石油和化肥成本的猛涨，为坦桑尼亚带来了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更多的疾病，使本已够凄惨的婴儿死亡率更加糟糕。同时，在非洲大陆另一边的尼日利亚，油井每天要出二百三十万桶原油。这项珍贵的资源带来了新住宅、学校和机场的建筑，并使拉各斯的街上充塞了梅塞德斯、罗尔斯·劳埃斯和卡迪拉克等高级小汽车。

就伊朗国王称之为“第四世界”的一些国家来说，一个光明的新时代到来了。国王认为这个新世界包括以阿拉伯国家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熙熙攘攘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以及两年来少数几个出售产品大赚其钱的拉美国家。当然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是遥遥领先的，但拉丁美洲——那里石油的输出多于输入——通过大量输出铜、咖啡、糖和牛肉，也已充实了它的外汇储备。同样地，牙买加和圭亚那的铝矾土，泰国和印尼的锡，以及七个名副其实的香蕉共和国的传统产品，也都提价了。

在印度，情况已达到了危机的程度。由于雨量小，燃料和电

力不足，官僚作风和肥料缺乏，一九七四年收成遭到了破坏，损失了足供五千万人吃一年的小麦，许多印度人可能将在几个月内饿死。六十年代后期的“绿色革命”曾使印度几乎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当时有人认为它到七十年代中期将成为谷物出口国。同那时相比，现在是遭受了一场令人沮丧的挫折。“绿色革命”虽然使印度增产，但也使印度更加依靠石油及以石油为原料的肥料，从而更加容易受到世界物价上涨和物资缺乏的冲击。

的确，印度的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印度已削减了百分之二十的燃料进口，一九七五年它还必须拿出十亿美元来支付必需进口的石油。进口削减是不利于生产的，缺乏燃料就得停止电力灌溉——据说这样做印度已损失了一百万吨小麦，足够六百万人吃一年——也减少了化肥厂的产量。印度拿不出什么可出售的东西来赚取支付石油所需的外汇。同斯里兰卡组成茶叶卡特尔和同孟加拉国组成黄麻卡特尔都有发展前途，但人们也很容易找到这两种商品的代用品。

印度的能否生存下去以及其他不发达国家能否保持脆弱的繁荣，都将取决于工业化国家，而后者自己的经济大抵也正在呆滞或衰退之中。那些一度大肆招徕多国公司的市面兴旺的亚洲国家，现在也出现了勒紧裤带的初步迹象。新加坡几个电子器材公司已解雇了成百上千的工人，有些纺织厂商则在考虑关门大吉。泰国、肯尼亚和第三世界过去旅游业兴旺的其他国家，现在由于经济衰退和飞机票涨价的影响，旅游业也衰落了。

### 怎 么 办？

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说：“为了改善国际经济面貌，美国能够采取的最重大的一个步骤就是解决它自己的经济混乱。

必须认识到采取单一的措施而不周密考虑各种影响，会在世界范围内使问题复杂化。劳联一产联认为必须大大降低目前的高利率，但是，单是减低利率而不控制信贷的投放和美国资本的输出，可能会对生产不利。美国和自由世界在住房建筑、扩大企业和公共服务方面需要大量资金，这些正当的需要不应该被迫同开设赌场去争夺资金。同样，我们长久以来一直要求严格管理商品投机商，他们的‘纸面’交易曾人为地使许多商品的价格猛涨。同时，也要采取刺激生产的行动，并管制美国稀有商品的出口。”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塞缪尔森说：“我给福特总统的建议是强调‘三不’：(1)不要鼓励联邦储备银行执行过度的收缩通货政策，这种政策正在毁灭住房建筑业，并逐渐增加经济呆滞的严重程度。(2)不要认为严格地削减了开支，就足以制止通货膨胀的蔓延。(3)不要听信顾问的那种话，说什么让失业率提高到百分之六，并保持这样的失业率两年，就能使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在七十年代的余下时间里不超过百分之三或四。”

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教授)说：“医治美国通货膨胀的毛病只有一个办法：降低美元支出总额的增加速度。只有联邦政府能够推行这种医治办法。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减少自己的支出和减慢通货的增长，从而减少私人支出。工资和物价的管制不是医治办法。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是如何使用止痛药来减轻上述医治办法所引起的痛苦的副作用，包括一段时期内的低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这种副作用是无法消除的，但可以采用有理智的政策来缩小这种副作用。”

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亨利·福特第二说：“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政府应该削减支出并使货币供应量和商品需求量，能同商品供应量达成平衡。各国都有责任使供求平衡，但主要的工业国

特别负有责任，因为它们的需求构成世界需求量的大部分。财政和货币方面的限制必须是渐进的，以避免一次经济大萧条，但必须是持久的，才能取得成效。控制通货膨胀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它将使许多人过艰苦的生活，并且需要多年才能见效。应帮助受害最大的人们度过这个困难时期。所以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改革福利制度，当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时，则应设立特别公共就业计划。”

### 家里有医生吗？

最近的几年，对美国经济学家来说是难办的几年。他们曾不断地坚持说，脱缰奔腾的通货膨胀，就将控制住了；气息奄奄的股票市场，就将复苏了；踏步不前的经济，就将重新振作起来了。他们可以被信任的程度，就象越南战争时期乐天派不断预言“光明就在前头”那样，结果是一样糟。

当然，今天人们已不再经常听到这种乐观的言论了。经济医生的普遍情绪是，医治美国和世界的经济毛病是一桩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过去五年经济学家走的弯路，已导致人们开始对经济理论作全面的重新审查。

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懊悔他们作出过那种乐观的预言，然而那种预言也并非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对于用宏观经济学来看世界，几乎是坚信不移的。宏观经济学抓大的方面，认为重要的是整个经济——而不抓某一部门的具体情况。但是现在，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了解具体的经济结构还是很重要的。

白宫的高级经济助手西德尼·琼斯说：“我们到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明显地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做了宏观经济学